



周樂山著
新民書局出版

迷樓



迷樓

自序

自
迷樓的寫作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冬季，應時事新報清光主幹黃天鵬先生的邀請而寫的。回想那時，正是風雪交加的季節，事務又忙，常常一面處理事務，一面趕寫一千字的原稿，送到報館去付排，現在想來，也有一種苦趣的。

我爲了發表這篇迷樓，有一般「幫閒」的文學家，加上了我一個「肉感作家」的頭銜，這種迫害，在我們這文壇，已是「司空見慣。」

我相信文學是多方面的，如果是單一的敘述與描寫，那就不能其爲文學了。所以，我大胆地取了這個故事爲題材。

迷樓中的四個女主角；小白菜，茉莉花，金碧花，和杏

子，這種女性，是我們日常所常看見的，也許有許多人以為描寫得太過火了，實在，一點也不過火，也許我的筆太拙劣了，沒有寫得維妙維肖罷；

男主角秦少舫，他是一個極普通的廢物，上海大洋房裏，這種人正是不少。

總之；我寫迷樓的動機，是想寫點平常的事，只有平常的事物，才是真正的藝術材料。

我沒有將金碧花歸納在迷樓裏，這是我替一班出賣靈魂的女人設想好的一條出路，他們要得救，只得如此。

這是我以資產階級婦女為題材的最後一本作品，今後，也許就是現在，要指和我一樣勞苦的民衆吶喊了，

周樂山一九三三年十月，在上海。

迷樓目次

	目	次
第一章	序曲	一
第二章	展開了鮮紅的幕	二
第三章	戰慄的夜	五
第四章	暴雨和落花	一五
第五章	蛻變	一七
第六章	從清晨到夜半	二一
第七章	四個女性的剪影	二九
第八章	桃枝在花瓶裏	六七
第九章	落花流水	七五

第十章	她們的生活	七九
第十一章	兩棲	八三
第十二章	狂舞之夜	九一
第十三章	在一八一號	九七
第十四章	迷樓的建造	一〇三
第十五章	迷樓巡禮	一〇九

序

曲

夕陽斜照著菱花村的一角，杏子正伏在池塘邊的白石上洗衣裳。



迷樓

第一章 序曲

夕陽斜照着菱花村的一角，杏子正伏在池塘邊的白石上洗衣裳，金黃的陽光，映着杏子的蓬鬆的絲髮，發着柔和的光芒，她底肥壯的手，浸在嫩綠的水裏，洗她的青布衣裳。

這時，小村落裏異常的靜寂，踏水車的農人也回家去吃晚飯了；所以連啞啞啞啞……的水車聲也聽不見。

遠遠地飛來了幾隻烏鴉，繞着塘邊的榆樹不息地啞啞的飛鳴着，天色漸漸地暗了下來。杏子兩手靜止在水裏，白石上的衣裳，緩緩地滑了下去，浮在水面，小魚誤以為是餌，游起來唼喋着，看見了人影，又一翻身地逝去了，杏子藉着

蒼茫的陽光，看見水裏的自己的影子，雙睫裏含滿着溼溼的淚，她自己也不知道是爲淒涼的晚景還是爲自己傷感？

她矍然地如夢醒般的，從脅下取下手帕，拭去了眼淚，將水裏的衣裳來回地絞了幾下，放在竹條籃子裏，站了起來，垂着頭走回家去。

杏子在歸途上，彳亍地且行且想：明天就要離開這愛的小村了，上城裏去……媽媽說是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家，已有三個姨太太，……她不能再想下去了，愈想愈近抽象，愈模糊：她雖然沒有看過電影，然感想却有點相同。

杏子跨進竹籬，隨即將籃子裏的衣裳晾在院子裏的竹竿上，她母親正在堂前替她縫紅色的被頭。她羞怯得抬不起頭來。低着頭站在她母親身後，她母親看見她走進來，說道：

「杏，你進來看看被頭的花色怎樣？唉？……總是爲娘的一片心，替你揀着了這樣一個富人家，今後是不愁穿吃的了……」
「唉，你娘老了，守節十四年，只有你和你哥哥兩個，現在你……明天，……」

她說到這裏，止不住的傷心，又怕眼淚浸溼了新被頭，率性回過頭去，伏在杏子肩上，嗚嗚地哭起來了，杏子這時，反而茫然的立着，連剛纔的意境也想不起了。

誠然，杏子不過是十六歲的姑娘，古樸的村落裏的十六歲的姑娘自然和城市裏的小姑娘不一樣，她是什麼也不知道。

在如豆的油燈之下，她母親替她將一床紅色被頭，一隻小皮箱，裏面裝了幾件杏子平日穿著的衣服，預備明天帶上

城去。

杏子那晚的夜飯，只吃了半碗，就糊裏糊塗地睡到床上去。

她何嘗睡得着，晚風從窗縫飄了進來，她才覺着背上有冷冰冰的汗，她聽見她的母親在和轎伕談話，她只聽清了一句：『明早九點鐘來罷。』

她覺着胸中異常的刺痛，死勁地咬着嘴唇，她想：明天到城市裏的另一人家去，一定是很大的房子，鏡子很多；那人是一個官，長着滿嘴的黑鬚；那些姨太太們，一定都是穿着發光的花鞋，……她不能再想下去了，不覺模糊的睡去。

展開了鮮紅的幕



院子裏站滿花枝招展的女人，都在向她「評頭論足」。

第二章 展開了鮮紅的幕

杏子一早就醒了，她媽已爲她備下了豐盛的早餐，——三個鷄子，——她吃之後，她媽又叫她向祖宗牌位磕了三個頭算是出嫁的女兒向祖宗告別。

杏子是嫁到霍城的一個秦公館裏去做四姨太太。

秦小舫是滿清時代的舉人，做過四川省兩任道台；所以宦囊十分充裕，辛亥前一年，他因身體太肥胖，有一次乘轎不當心，中了風，得下了「半身不遂」的毛病，就告老回霍城來，霍城是他的故鄉；所以他雖致仕而回，在霍城卻具有絕大的潛勢力。

秦小舫在四川做官半生的成績，是數十萬家財和三個姨太太，他雖然患了「半身不遂」的毛病，而對於人類所具的慾，他是並不絕乏的，他平日的起居，飯食，都全靠三個姨太太伏侍，他特製了一乘車子，在沙發靠椅下，安就橡皮輪盤，由婢女們推着他到處的走。

現在，秦小舫已六十多歲。那三個姨太太，雖然都是四川當年的絕色：

大姨太太，是女伶小白菜；

二姨太太，是名妓茉莉花；

三姨太太，是重慶縣知事割愛孝敬他的姨太太金碧花，

據說是被四川某巡撫逼姦而逃走之婢女。

這三個姨太太雖然皆是絕色，然而二十年以來，都已是

中年的婦人了；而且秦小舫還沒有兒子，以致他在人慾與嗣續兩方面都感着幻滅，於是托人物色着菱花邨魏寡婦的女兒，杏子，用五百元娶了來做第四個姨太太。

杏子是菱花邨著名的美女，綽號西施的。

杏子雖生長在鄉間，而有白瑩的皮膚，勻稱的曲線，身體也比別的少女早熟兩年。她那胸部和臂部的誘惑性，較都市的一般少女還要強烈，就在那天的早晨，由一頂青布小轎子將她送到了霍城。

杏子一走進秦家的門，就看見一個很大的院子，院子裏站滿花枝招展的女人，都在向他「評頭論足」。

她茫然地立了一會。

不久，有一個婢女來領她進去，說：

「四姨太太，跟我去見老爺。」

她隨着那婢女走着，後面跟了許多剛才圍觀她的女人。她跟着那婢女經過了幾重嵌滿了玻璃的屋子，在最後的一間屋子裏，一個胖而老的跛人坐在中央的椅子上，三個中年的婦人圍着他，有的伏在椅背上，有的伏在他懷裏笑說着。

「這是老爺，」那婢女指示給杏子。

秦少舫將杏子上下打量一番，笑着招手道：「過來！」

杏子羞怯得不肯過去，那婢女推着她道：

「過去啲，老爺要看你呢。」

杏子慢慢地走了過去，她的雙手被秦少舫捏着了，反覆地看，又打量着杏子的全身，迴頭對二姨說道：

「皮膚倒狠細膩，身材也適中，足上穿着線襪，顯得笨拙，換上絲襪就靈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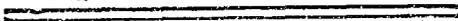
「四姨聽見罷？明天換上絲襪。」二姨笑着說，微露着她那俏皮的金牙齒。她又對婢女問道：

「四姨太太的房間佈置舒齊嗎？老爺今夜在……」二姨將手帕掩住小嘴笑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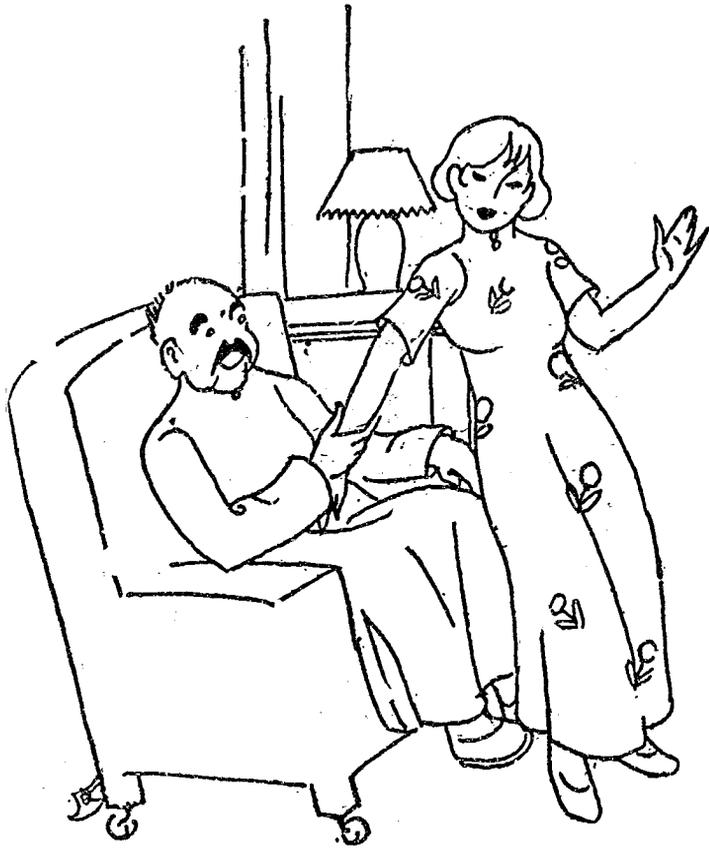
樓

迷

10



戰
慄
的
夜



杏子正想乘這時和二姨三姨一同出去，而手被
秦小舫拉着了。

第三章 戰慄的夜

杏子走進了她的房，新的油漆氣味刺着她欲嘔。

她到這時，纔想起了她的母親，她現在被送到另一境地了，她自己都不知這種况味是甜蜜還是澀苦？

夜已侵入了房內，剛才領她進來的那個婢走來，扭亮了電燈，她發現案上電燈下立着一個大理石的女像，似乎是爲伴她的孤獨而立着的。

杏子看見那婢女長得很伶俐，低聲地問她道：

「你叫什麼名字？」

「我名叫彩鳳，四姨太太？你以後就這麼叫我好了」

『三年』彩鳳答，『老爺叫我來侍奉四姨太太呢。』

一陣車輪轆轆地響，秦小舫由二姨和三姨扶着他走進房來。

『四姨，快來接老爺？』二姨說。

杏子走了過去，秦小舫於是伏在她的肩上，一陣酒的臭味，刺着她的鼻孔，秦小舫笑說：

『恐怕你馱我不起罷？哈哈……』

她扶着秦小舫坐在沙發椅上，杏子傍着他們，劃着火柴給他點烟，她的手是戰慄的。

這時，二姨和三姨同時似譏諷地祝道：

『恭喜老爺和四姨今夜的好日子！』

說着，走了出去。

杏子真想乘這時和二姨三姨一同出去，而手被秦小舫拉着了，她立不住身子一仰坐到秦小舫的懷裏。

她一陣迷亂，不知怎麼纔好？

她只聽見秦小舫的聲音：

「小乖乖，我疼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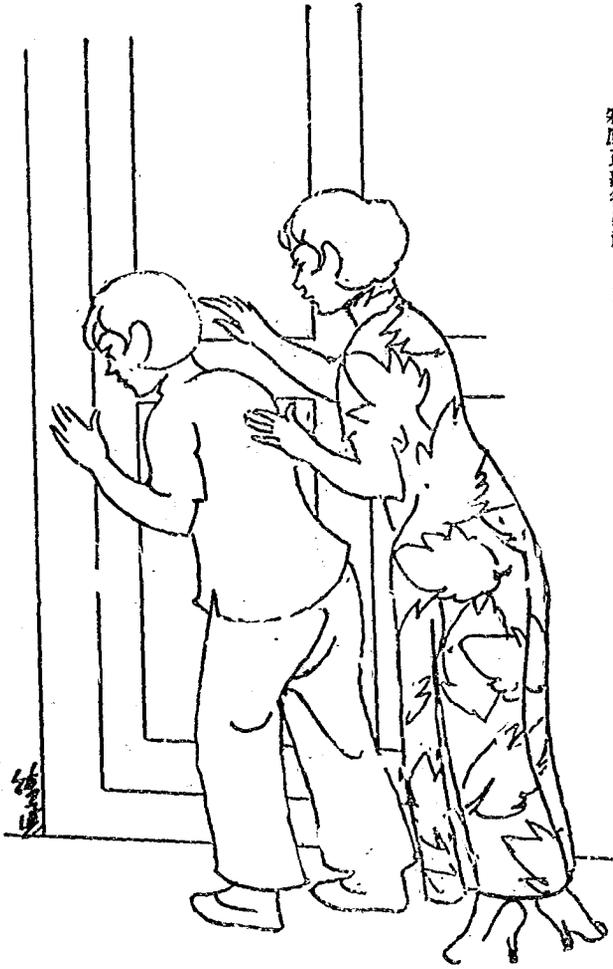
「你這樣年青……」

電炬都熄了，只剩着床前的小檯燈，照着大理石女像靜立着。



暴
雨
和
落
花

彩鳳正聽得出神，忽然有人拍她的肩膀。



第四章 暴雨和落花

床柱震憾得床前的大理石女像搖動了幾下，彩鳳蹣手蹣脚地將床前毛氈上的一雙雙樑頭的男鞋和一雙繡花女鞋揀齊了，輕輕地扭上了房門，走了出去。

床前的大理石女像，又微微地搖了一搖。

秦小舫故意「嘿……嘿」的咳嗽了兩聲叫「彩鳳」

乖巧的彩鳳正將耳朵對着門上的鎖孔，她聽着秦小舫在叫她，她裝作沒有聽見。

「嘿……嘿」秦小舫又咳嗽了兩聲，「你過來，唉……」

我並不老哩。」

「你……」杏子低微的聲音。

「你爲什麼哭？我有錢，包你過着舒服的日子，唉，過來罷，我的乖乖！」

彩鳳正聽得出神，忽然有人拍她的肩膀，她嚇了一跳，回頭一看，原來是三姨，三姨匪笑地搖着手叫她不要響，於是那門上的鎖孔，又合上了三姨的耳朵。

彩鳳呆立在一旁，看見三姨的臉孔，一時微笑，一時皺眉，一時又似嘆息，……

三姨終於不理彩鳳，一逕自走了。

夜是更深了，靜得怕人。

蛻

變



她從浴間裏出來，換上了一身最合式的衣服，她站在床前，電扇的風，吹動她的衣裳，乳峯在胸前盪蕩，一切曲線都火熾地吐露着。

第五章 蛻變

太陽從床前的兩雙鞋上一直走上了銀帳鉤，這是第二天的早晨，床前小檯桌上的電燈，尙發着澹淡的光，下面的大理石女像身上蒙了一層薄薄的灰塵。

彩鳳輕盈地走了進去，將房間收拾好，聽見秦小舫的咳嗽聲，她於是在帳外低聲地問道：『老爺，要烟？』

『慢慢地』秦小舫，話剛說完，杏子巽然的驚醒了，她骨碌地一翻身坐了起來，她雖然是穿着一件不考究的紅洋紗衫子，但那雨後海棠般的媚態，不是一般極力粉飾容貌的女人所及得到的。

彩鳳照例的掛起帳門，杏子想跳下床來，而半截身子被秦小舫抱着了，聰明的彩鳳她望了杏子一眼，她不笑，她走出來。

杏子看見彩鳳走出去，她惶急了，她連聲地叫「彩鳳，彩鳳！」

彩鳳走過去問道：「四姨太太要什麼？」

「我要下去。」

彩鳳匿笑着將鞋遞給杏子，秦小舫躺在床上，看見對面大鏡子裏的杏子的影子，那剛健而婀娜的體態，他滿足地微笑了。

彩鳳，床上略為整理了一下，將鴉片盤送了過去，秦小舫呼呼地吸起烟來。

這時，杏子正對着鏡子攏髮，彩鳳從衣櫥裏拿出一疊新衣來，一件件的拿起來，給杏子選擇着！

「四姨太太，這件杏黃色的單翼紗坎肩好不好？」

「囉，這是白香雲紗褲子。」

「這是肉色長統絲襪。」

她說後，杏子只「唔」的答應了一聲，她答應什麼好呢？她覺得什麼都好。又什麼都不好。

她從浴間裏出來，換上了一身最合式的衣服，她站在床前，電扇的風，吹動她的衣裳，乳峯在胸部磨蕩，一切曲線都火樣的吐露着。

那時杏子似乎忘記了她的鄉間，忘記了她昨天的自己，不禁脫口問秦小舫道：

「我這身衣服合身麼？」她說着，兩手叉着腰部。

「好極了！好極了！」秦小舫將烟槍從口裏吐出來，迷迷地笑着說：「你過來，我和你說話。」

「我不……」杏子咬着手帕，搖了搖頭，懸笑着。

秦小舫愈益神迷了，央求地道：「好寶寶，過來！我有話和你說！」

杏子不防彩鳳在後面一推，向前跌了一步，仆在床上，雙手被秦小舫捏着了，杏子再想扎掙起來時，手指上已被秦小舫套了一個光燦燦的鑽戒映着烟燈發光。

從清晨到夜半



久久之後，她爬了起來，對着鏡子照。

第六章 從清晨到夜半

杏子對新加於手指上的鑽戒發了一陣呆，後來，經秦小舫對她解釋了這是值錢的貴重飾品，她愈覺着秦小舫愛她，她歡喜得將頭伏在秦小舫的懷裏，秦小舫將那一隻未病廢的手，緊緊地摟抱着她。

久久之後，她爬了起來，對着鏡子一照，發現自己小嘴上有一種淡黃色的圈痕，她雖然對秦小舫起了一點厭惡；但她又想起了昨夜秦小舫對她說的：『做姨太太的，最要緊是討老爺的歡心』，她想到這裏，立刻就用鵝絨粉撲將淡黃色的圈痕蓋沒了。

她正在對着鏡子出神，心想：昨夜沒得好睡，眼睛稍微凹了一點；但她看見二姨和三姨的眼睛上都有黑色的圈，好像是塗上去的。「也許是一種時髦罷？」她心想。

她又走到穿衣鏡前，對着鏡子向前走了幾步；又後退了幾步，她的一雙天足，穿上絲襪和高跟皮鞋，真漂亮極了。她又想看看自己的背影，扭回頭來，背着鏡子走了幾步，覺得好衣服是可襯托美妙的身材來的。

她又想到秦小舫剛才叫她塗口紅；但她不知道口紅是糖台上化粧品中的那一件，於是她叫：「彩鳳！」

彩鳳正在替秦小舫打烟泡，捏着烟杆子跑過來問道：

「四姨太太叫我嗎？要什麼？」

杏子用手指點點嘴唇。聰明的彩鳳會了意，拿了一管口

紅來，問道：『是不是這個？』

『……』杏子呆看着彩鳳遞過來的口紅，有點窘。

『是這樣用的。』彩鳳旋開了管蓋，擠出了一點紅膏來，自己塗在唇上，她望了杏子一眼，笑着說：

『四姨太太，：這樣用的。』

於是杏子也學着用，她的健康色的面龐，小口上塗上口紅，愈覺鮮豔欲滴！

她正在獨自欣賞口紅的鮮色，大姨，二姨，三姨都同時蹙了進來，偷偷地站在她的身後。

杏子正對鏡出神，忽看見鏡中的許多影子，也嚇了一跳，猛回頭，失聲叫道：『誰呀？』

『四姨真漂亮呵！』三姨笑道，拍着杏子的肩膀。

杏子被三對眼睛注視着她，反而覺得不好意思了。「請坐呵。」杏子極力地想出了一句話。

最俏皮的三姨，跑去替秦小舫打烟泡，調侃着秦小舫道

：「老爺昨夜得意？」隨即狠狠地瞟了他一眼。

大姨和二姨同坐在窗前的沙發上，聽見三姨說話，都用小綢手帕，掩着嘴笑。

秦小舫不響，用力地抽烟。

他停了一會，指着杏子說道：「她年紀輕，又是初到城裏來，你們要好好地照顧她。」

大家聽見秦小舫說話，都靜默着，二姨看了大姨一眼，三姨又在床上瞟了大姨一眼。

秦小舫看見大家不答話，又說道，「四姨，你和三位姊姊談談罷，也曉得家裏的情形。」

三姨「卜」的從床上跳了下來，說道：「是呵，我正要和四姨談談鄉下的事情呢」她隨即走過去，拉着杏子的手，一同坐在沙發上。

三姨端詳了杏子一會，問道：「聽說鄉下人吃的是黃米飯是不是？」

杏子夷然地答道：「是呀，也有吃玉蜀黍的」。

「玉蜀黍嗎……」三姨似乎不懂。

大姨道：「就是珍珠米呵。」

「呵，就是珍珠米，難怪四姨吃得壯健呢」。三姨說後，勝利地笑了，隨即拿起一枝黑貓牌香烟吸着。

大姨和二姨，低聲談論杏子的頭髮應該燙什麼式樣最合式。

這時，秦小舫的烟吸完了，他要起床，大姨，二姨，三姨都走攏去；而杏子尙呆坐在那兒，二姨忽又重新走了過來，挽起杏子道：

「你過去替老爺穿衣罷，今天是你的事。」

杏子打發秦小舫起床之後，彩鳳將車子推了進來，大家扶着他坐上去，於是彩鳳在前面拉着，她們簇擁在後面跟隨着的互相笑語。

到了大廳上，一股茉莉花的香刺得人打嚏，杏子看見三十盆盛開的茉莉花陳列在大廳上，秦小舫的車子，就停在茉莉花的面前，他摘下一朵來嗅着，說道。「今年的茉莉比

去年的開得更茂盛呵，」他又叫，「彩鳳，你去叫花匠替四位姨太太每人紮一個茉莉花球。」

彩鳳答應着出去了。

大廳上，電扇沙沙地旋轉着，空氣異常的靜寂，大家吃了飯之後，秦小舫提議打牌，問她們「願不願！」

大姨和三姨同時答道。「老爺今天高興，我們當然奉陪。」

秦小舫又問杏子，「你會打牌不！」

杏子答「會打紙牌，麻將牌看是看過的，可是不會打。」

「我來教你罷。」秦小舫興奮地說，娘姨立刻將牌擺好

了，

大姨，二姨，三姨坐定了，杏子坐在秦小舫的一旁，由他一張一張的教她摸打。

一會，彩鳳將四個茉莉花球拿來了，替她們掛在胸前，她們一面打牌一面呷着玻璃杯盛着的啤酒沖汽水，水的蒸氣，混合着茉莉花的香味，迷人欲醉！

四個女性的剪影



四個女性的剪影。

第七章 四個女姓的剪影

麻將牌又了八圈，大家都有點倦了，娘姨開上晚飯來，大家一面吃飯，一面談論着今天的牌局。飯後，已是深夜，圍坐着聽了一陣話匣子，各人散去。秦小舫仍回到杏子的房間來。

時間是深夜十一時半。

小白菜回到自己房裏來，將櫃台上的電燈開了，坐下來，對着鏡子呆望了一陣，忽然，看見自己的一雙微倦的眼眶裏，含着瑩然的淚水，她詫異着，爲什麼無故傷感了起來？她是快到四十歲的人了，她是和秦小舫的關係最長久的

一個，二十年來的縱慾，使她的豐滿的肉體，緊張的曲線，一天天的弛緩了下來，她知道，她自己知道是老了，一天不如一天，但她仍要想極力保持她面部的青春，所以，她對於面部的修飾，極力使牠保住青春，使牠少女化，她的化裝術是成功的，人家望起來，真不相信她是快近四十歲的人。

她初嫁秦小舫時。當然是爲了結束她的放蕩生活，爲求物質上的滿足，起初，秦小舫是愛她的；但是她並不愛他。現在，是連想要求秦小舫愛她也不可能了！

她對着鏡子，詫異於她自己的哭泣，她站了起來，對着鏡子苦笑了一下，隨即又長嘆了一聲，拿起一枝烟，在房中來回的走着。

專爲她使用的婢女阿菊坐在一旁打盹。

「篤，篤，篤……」有人敲玻璃窗的聲音，她知道是馬車夫馬二來了。

她巧妙的走到阿菊面前，踢了她一脚，阿菊矍然驚醒了，瞪着兩眼望着她，她向窗外咧了一下嘴，阿菊會意，輕輕地將後面的耳門開了，馬二側着身子趑了進來。

「大姨，我等了三點鐘呢！」馬二向着小白菜涎着臉笑。

「今天老鬼耍打牌，弄得人腰酸背痛。」小白菜說着，斜靠在沙發上，伸着懶腰，她看了馬二一眼，道：「站着幹嗎，坐罷！」

馬二笑着坐了下來，阿菊乃一溜烟的跑上後房睡覺去了。

「你哭什麼？」馬二馬。

「沒有，誰哭？」小白菜用小手帕拭着眼淚。

「你沒有哭嗎，騙誰？總是爲了我不好。」

馬二忠實地再問她。

「唉？……我想……我這種人可憐……」她伏在馬二懷裏傷心地嗚嗚的哭起來了。「現在，老鬼又娶了一個小妖貨，更不把我看眼裏了……」

小白菜哭得更厲害！

馬二緊緊地摟抱着她，急得頭上出汗。她從淚眼中看見忠實的馬二的惶急的面龐，心中感着無上的快慰。

桌上的檯鐘敲了十二下，把小白菜從迷惘中拖了轉來。她從馬二的懷裏站起來，燃着一枝烟，自己吸了一口，再送

到馬二嘴裏去。對面的穿衣鏡子裏，映着她和馬二的雙影，她苦笑着，她心中感着復仇後的勝利。

時間在事下奔馳了一夜，其間起了異常的騷動，桌上的小檯鐘，又「噹噹」地敲了五下，窗上呈現着魚白色，她將熟睡着的馬二推醒了。馬二驚惶地爬下床去，剛走到門前，她低聲喚道：

「喂，慢走，你要的不拿去麼？」她將三張五元鈔票塞在馬二的手心裏。馬二逕自去了。

她斜靠在枕上，望着馬二的影子在窗外消逝了，她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她隨手將床前的檯燈扭開了，她望見鏡子裏映着自己的影子，粉紅短衫上滿了皺痕，胸前的扭扣大半敞開着的，短褲和半大的雙足斜曲在竹簾上，「我這樣形態，

還可以動人呢！她想到這樣，微笑着，忽的將電燈熄了。放下帳門，一翻身的朝裏睡了。

因為是夏天，秦公館的人都起身得較早，到了早晨九點鐘，二姨太太茉莉花已在起身預備出外了。

茉莉花披着睡衣下床來，感着微微的倦意，她是三十歲的人了，但她因從前在妓院裏學着駐顏的祕訣，較之小白菜顯得年青得多，她是無論洗臉和浴身，都用溫熱水和着牛乳洗濯，——這是妓女的駐容祕訣；所以她雖是三十歲的人了，還是保持她那羊脂玉似的嫩膚，沒有一點皺紋，黑而圓大的眼睛，只要對着人微微地一瞥，沒有不被她攝住的。

她又是那樣深沉，那樣具着靈巧的手腕，她在秦公館中最受人的重視，就是秦小舫也懼怯她。

她披着淡紫色的睡衣，拖着黑漆的拖鞋，絲絲的柔髮披
着肩際，肥白的胸部，瑩白的小腿，她確有惹人發狂的魔力

她在窗前坐下，對着電扇吹了一會兒，再叫她的婢女桂
花：『把珠簾放下來。』

桂花將珠簾放下來之後，問，『二姨太太，今天穿什麼
衣服？』

『拿白香雲紗旗袍來罷！』她沉吟了一下，答道。

她到浴間裏去洗了澡，對着電扇將頭髮吹乾了，將絲織
汗衫褲脫了下來，通身都撲了「檀香粉」，然後穿上了衣服

她對於衣服的嗜好，是喜歡全身一色的，連鞋襪都是一

色的，今天，她通身都換了白色，小腿上套着蟬翼般的白絲襪，吉士牌的白帆布跑鞋，一切都弄舒齊了，再對桂花道：

『叫祥興預備車子』桂花答應着出去了。

她剛要走出去，忽然覺得眉毛還沒有畫。

茉莉花走到糖台前，坐了下來，對着鏡子將炭筆把眉毛畫得狠長，細而且長，再傾側地對着鏡子斜視了一會。乃拿着綢製小傘走了出去。

她坐在包車上，對桂花說道：『如果老爺問我，就說上吳太太那兒打牌去了。』

『二姨太太，您多時可以回來？』桂花問。

她皺着眉頭答道：『你莫管，遲早總得回來。』

祥興拉起車子，拔步飛跑，向錢公館拉去。車輪在驕陽

下的街石上急轉，發亮的車輪和茉莉花的光整的絲襪同樣的吸引着行人的視線，有許多青年佇立着注視着她，她故意將小傘遮着半個面龐，在驕傲中到了錢太太的門前。

茉莉花走下車來，脚在地上蹬了一下，向祥興瞪一眼，說道：「回家去不准亂說話！」

「是！」祥興答應着，拉起車子回頭就走。

茉莉花走上石階去，又回頭叫：「祥興！晚上十二點鐘來接。」祥興點着頭去了。

所謂錢太太，是經營不正當行業的女人，她，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胖婦人，終日坐在房門前的一張破藤椅上，吸着銅水烟管，地上滿了烟灰，她不息地咳嗽，咳得胖胖的臉上通紅。

她看見茉莉花走進來，微微地欠了一欠身，向裏面睇了
咧嘴，微笑道：

「二姨太太早呵，他也早來了，等着你呢！」

茉莉花點了一點頭，急急地走上前去。

後面是兩間精緻的房，是錢太太極力加意陳設起來的，在她看來和百貨公司的樣子間一樣的重要，務必使來客感着舒適。裏面所陳設的，都是紅木的時式傢俱，大的鏡子，寬的沙發，銀的花插。

茉莉花走進其中的一間去，早有一個西裝青年躺在沙發上看時事新報，她將小傘放在門角裏，輕輕地躡了進去，走到沙發後面，猛的將那青年的雙眼蒙着了。

那青年嚇了一跳，急得問：「誰呀？」

茉莉花匿笑着不響。

那青年已猜想着了道：「呵，我知道是茉莉姊呵！」她笑着把手一鬆，突的坐到沙發靠手上，她的腰已被那青年抱住了。

那青年拿起茉莉花的腳來，讚美着道：「今天穿得真漂亮！」茉莉花撒嬌地縮了回去，道：「莫要笑人，有什麼好看！」那青年被她深深地攝了一眼，禁不住將她斜抱在背上，深深地吻着。

這青年，是西南大學的一個不上課的學生；但是運動很著名，他是全國運動會的網球選手，他和茉莉花的關係，乃茉莉花最愛看網球的比賽，尤其是這個青年裝奮飛在場比賽網球，茉莉花未有一次缺席的。

有一次，比賽草地網球，是雨後初晴的春天。

茉莉花坐在觀衆的最前一排。裘奮飛在歡呼中，贏球兩打以上，她不禁將手掌鼓擊得快紅腫了！裘奮飛的強壯的體格，活潑的姿態，使她引起如同對於古代英雄的敬慕。

忽然，對方一個球飛了過來，用力過猛，打在茉莉花的臉上，她「呀！」的一聲，向後仰了一仰，那時，剛巧裘奮飛站在她的前面，猛回過頭來，向她抱歉地說道：

「對不起，這個球我沒有接着，打痛了嗎？……這位女士？」

她紅着臉，急急的將痕跡拭去了，答道：「沒有，沒有

他倆是從這個因緣而認識的。

三個月之後，西南大學開秋季運動會，茉莉花也去赴會，是當日女賓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個。她在那天，認識了錢太太，不久之後，由錢太太的介紹而與裘奮飛認識的。

那天，他倆在錢太太的家裏廝守了一天，吃了晚飯之後，月光照進窗來，將他倆的雙影照在牆上，四周異常的靜寂。

裘奮飛忽然站了起來，說道：『我去了。也許明年再見』

茉莉花噙着眼淚，緊緊地握着他的手道：『什麼？你剛才不是說不走了的麼？』

『我想，還是走的好，四川今天又來了第三個電報。』

『那管他來幾個！我捨不得你走！』

「我對於讀書不感興趣，到軍隊裏去也許可以翻身。」

「是不是什麼三十六師？」

「是呀。」他沉吟了一下道：「我走了。」

「那麼，我倆到江邊去走走罷，我有話和你說。」

霍城是長江沿岸的一個大城市，風景優美，每天都有不少的輪船來往着。

他倆走到堤岸幽靜的一端，站在斜坡上，茉莉花依着裘奮飛的肩立着，他倆望見隔岸星火點點，感着無限的深長的別味！

夜深了，濃濃暮色籠罩着江面，久久之後，他倆都想不出一句話來互慰着，最後，還是茉莉花拍了一下裘奮飛的肩頭，說道：

『今天是最後一次了，你應該送我回去。』

豪爽的裘奮飛，這時，也只是默默地跟着她走。

街頭異常的靜寂，只有幾家糖果食品店還在營業，他倆走了進去，她買了許多的洋酒餅乾之類送他，雇了一部人力車緩緩地載着買來的食物，跟隨在後面。

他倆談了許多白天裏所未談完的話，不覺已到了秦公館的門前了，她緊緊地握着裘奮飛的手說道：『你去了，何時再見呢？唉……』她的淚盈睫了！

裘奮飛想不出話來答她，只用着體育家的風度，揚了一揚手，道。

『你進去罷，我走了。』

茉莉花回到家裏，抑住悲哀，很自然地跑上杏子房裏去。

，秦小舫躺在床上，杏子側躺在對面替他燒烟，三姨金碧花坐在沙發上看報。

金碧花看見茉莉花走進來，笑迎着道：『二姨打從那兒來，一天沒有見你？』

茉莉花一面揮着小紙扇，答道：『在石頭巷吳太太家裏打撲克，……啊，今天真熱！』

『贏了嗎？』金碧花睨着她問。

『贏了一點兒，……呵，今天真熱呢！』茉莉花迴過頭來，問秦小舫道：『老爺今天好？』

秦小舫領着。

茉莉花又和杏子搭訕着道：『四姨真能幹，一會兒就學會燒烟了！』

杏子對着如此具有絕妙的交際手腕的茉莉花，竟答不出口來。

茉莉花拿起一枝烟來吸着，一轉身就走了出去。

她回到自己的房裏，看見桂花坐在門角落裏打盹，她抑不住的悲憤，一時正無從發洩，立刻打了桂花一個耳光，桂花驚惶得站了起來，嚇得發抖，又是一個耳光，茉莉花怒喝道：

「小鬼！挺屍！快去打水給我洗澡！」

桂花一溜烟的跑去打水去了。

桂花將水搯了來，茉莉花走進浴間去，「碰」的一聲將門關上了。

她斜坐在浴盆邊沿上，敞開的衣裳，自然地滑了下去。

她看見鏡子裏映着自己的肉體，頹喪的面貌，眼淚不禁地流了下來。

她將滑下的衣服，用腳撥到一旁，她對着鏡子自己環抱着，她又忽而微笑了，她想；自己的肉體，還未失去青春，所以，她可以博得青年們的愛，然而，……她想到這兒，又淒然欲淚了，……愛我的不是去了麼？他何時可回來投入我的懷抱？青年中雖有不少的愛我，但又上那兒去尋如裘奮飛這種的稱心稱意的呢？

她哭了！她傷心傷意的哭了！熱淚流滿了她的胸前。

她呆坐了不知多少時光，纔坐入浴盆裏去。

她凝視着水面上浮着的凝脂，她捨不得放牠流去，這凝脂中，有一半是裘奮飛的成分，她讓牠在她的身上蕩漾，後

來，她索性躺了下去，她彷彿是沉在愛之海裏，她願意就此淹死了去，……

忽然，一口水「咕嚕」地灌進她的口裏去，她咳嗽着，復將她從迷惘中驚醒了來。

她無力地用毛巾拭着身體，她自己細細地賞鑒自己的肉體，她想；自己這可愛的肉體，是曾經爲許多女人最景仰的男子所愛的，他現在還是愛着她；但是，他現在是去了，也許不會再回來，她想放聲大哭，又怕隔壁房間的金碧花看破她的祕密，她隱忍着，無力地叫：「桂花……桂……花……」

「呵，來了」桂花輕輕地推門側身走進去，站在一旁瑟瑟縮着，她怕茉莉花剛纔的餘怒未息，只站在一旁不響。

忽然，出乎意外的，茉莉花向她和顏悅色地說道：「快

將我的黑印度綢旗袍拿來，我有話和你說。」

桂花「如釋重負」的跑去將旗袍拿了來，替茉莉花披上了，茉莉花在臉上薄薄地敷了一點茉莉粉，輕快地走出浴室，招手叫桂花過去，輕輕說道：「你替我做件事，我歡喜你，明天做件新衣給你穿。」

桂花摸不着頭腦，瞪着兩眼向着她。

茉莉花又忽然假怒道：「你不聽我的話，我就不疼愛你。」

桂花更摸不着頭腦，說道：「二姨太太，我不知道你要我作什麼事？」

「第一不准亂說話！」

「是，我不亂說。」

茉莉花又輕輕地附着桂花的花朵說了一陣，桂花點了一點頭，茉莉花隨即將兩塊錢塞在桂花的手心裏，她手指着腳跟前的一隻小皮箱叫桂花提着，她急促地走到床前將帳門放了下來，再將一雙自己平日慣穿的一雙花鞋和一雙黑漆皮拖鞋端正地放在床前，輕輕地將房門關了，熄了電燈，引着桂花從房後小門趲了出去，經過金碧花的房前，看見金碧花正在燈下臨帖寫字，她倆晃了過去，轉過角門，就是一個大院子，院子裏擺滿了的盆花，她倆的衣角擦着花枝，悉率悉率地響，她倆恐怕有人聽見，飛快地走到了矮牆跟，桂花敏捷地翻跳了過去。茉莉花由桂花在牆外接着，也緩緩地爬了去。

那門外是一片荒地，穿過一條狹長的冷巷，就是西門大

街，桂花糊裏糊塗地跟着她走，茉莉花跨上了一部停在街旁的馬車，車夫也在打盹，茉莉花坐在車上喝道：「喂！江邊！」車夫一驚，揚鞭向江邊跑去。

在車上，茉莉花對着桂花的耳朵告訴她現在是上那兒去，桂花歡喜得只是擠眼，她同時又十分的詫異；她的主人平時是萬分的莊嚴的，今天怎麼是如此狀態？又爲什麼離家了？她只是想。

馬車在深夜的冷靜的街頭疾馳着。不久之後，拐一個角就到江邊了，茉莉花聽見「嗚……嗚……嗚……」的汽笛聲，她急得站了起來，催着車夫道：「快跑！快跑！」

馬車跑到江邊招商碼頭，茉莉花急急地付了車錢，拉着桂花就走，她倆走上船時，水手正在解纜，她吁了一口氣。

問茶房道：『官艙在那兒？』她依着茶房所指示的方向走去！找着了官艙，她問茶房道：『有一位姓裘的客人住在幾號？』

『姓裘？』茶房間，他用手指劃着字樣。

『對了。』茉莉花點着頭。

茶房引着她到二十三號房間，敲着門道：『喂！裘先生！』

『誰？』裘奮飛從夢中驚醒了來，問道。

『有兩位女客找你。』茶房答。

裘奮飛詫異地將房門打開。

『唉！你怎麼來了？』裘奮飛驚訝地問。

茉莉花對他擠了一下眼，裘奮飛會意，默然地不響，茉莉

茉莉花拉着桂花走進房裏去，裘奮飛隨即將門關上，又將鎖扭緊了。

茉莉花興奮地坐在床沿上，裘奮飛再重複問道。「你怎麼來了的，你？」

茉莉花揮着小紙扇道：「你且莫管，快開瓶汽水來喝，……我熱得要命！」裘奮飛送了一杯汽水過去，緊靠茉莉花並坐着，握住她的手，低聲地問道：「快點告訴我罷，你怎麼來了的，還帶了這個女孩？」

茉莉花向裘奮飛瞟了一眼道：「我已經來了，還不明白嗎？」她用小手指在他額上輕輕地點了一下「總是爲了你！」

裘奮飛沉吟了一下，問道：「秦老頭子呢？」

茉莉花堅絕地答：「你爲什麼這樣胆小？他還算個人嗎！走了，就完了！」她歡喜得挨近裘奮飛去，想深深地吻着他，她又瞥見了桂花站在一旁，她隱忍着，和裘奮飛說道：「你去替這個女孩子找個舖位。」

不一會，裘奮飛叫茶房將桂花領去了。

茉莉花於是和裘奮飛說她出亡的原因，她回家以後，前後的想了一想，在秦家，只有一天的沒落，沉淪下去，我那兒去找歸宿呢？她最後，緊緊地握着裘奮飛的雙手道：

「我的飛！我是四川人，在外飄流二十多年了，我天天想念着我的家，現在你又去了，叫我怎麼辦呢？我身子在霍城，而心却在四川，我的家，我的飛……我剛纔回家以後，回到自己的房裏去，孤獨與淒涼急劇地襲上了我的心，後來

，我決定了，跟着你去，……」她說後，深深地望着裘奮飛，嗚咽地哭起來了。

直率的裘奮飛突然的跪在茉莉花的膝前，含着滿眶的淚說道：「茉莉姊，我怎麼當受得起你如此偉大的愛呢？我：」他伏在茉莉花的懷裏哭不成聲了，茉莉花淚汪汪地撫摸着他的頭髮。

久久之後，還是茉莉花拉起裘奮飛來，說道：「我們到甲板上走走罷。」他倆於是整一整衣服。走出艙外。

輪船已開行許久了，甲板上的乘客不多，憩息在那兒的，多是雙雙的愛侶，他倆走了上去，凭欄遠望，霍城的燈火，還隱約地看得見。裘奮飛問茉莉花道：「你對秦家還想念嗎？」

茉莉花搖搖頭。

這時，江上晚風習習，圓月當頭，茉莉花穿着白紡綢的衫褲，微風吹拂着，飄逸生姿。

夜色正深夜正長，他倆散了一會步，乃回到船裏去。

這夜，金碧花因爲很高興地臨着字貼習字，寫了四張之後，已是深夜二時了，她感着煩熱，走到茉莉花房裏去找她閒談。

她於是走到茉莉花的門前，輕輕地敲門道：「二姨！二姨！睡了麼？」

金碧花沒聽見茉莉花房裏有聲響，料想是睡熟了，不願驚醒她，走回房裏來，在走廊上遇着車夫祥興正在和張媽談話，看見金碧花來就不響了，金碧花知道張媽素來是不管閒

事的，走過去問道：「你們談些什麼？如此大驚小怪的！」

張媽望着祥興，祥興低着头不語。

於是，更引起金碧花的懷疑。再嚴厲地問道：「什麼事，快說！」

張媽拉了一下祥興，說道：「你快說罷，在三姨太太面前說說有什麼要緊。」

「今天早晨，二姨太太要我送她到錢太太公館裏，到那兒之後，叫我晚上十二點鐘去接，到了十二點鐘我拉車子去接她，錢太太說她已經回來了，我回家時，二姨太太確已回來了，……現在聽見張媽說她已不在家，……」祥興述說着，說得聲音很低。

金碧花聽到這兒，喝着祥興道：「你快出去！關你什麼

事！」祥興垂着頭出去了。

金碧花乃叫張媽去敲茉莉花的房門，張媽說：「敲什麼，已不在家了。」她引着金碧花走到茉莉花的房後，那角門虛掩着，一推就開了。聰明的金碧花，她不走進房去，對張媽說道：「也許她上那處又通宵麻雀去了。」

「桂花也不見了呢！」忠厚的張媽再補說一句。

「也許將桂花帶去作伴了。」她坦然若無其事地走回寢室去，「砰」的一聲將門關上了。

金碧花走回房裏去，她在房中來回的踱着，她想：茉莉花大概是不回來了？她前天晚上曾和我說，她已厭倦了這兒的生活，我問她「爲什麼忽而厭倦了，不是過了二十多年麼？」她說，「是聽我講了易卜生的挪拉之後。」唉。我爲什

麼和她講那樣的故事？她從此得了救，這也罷了；如果，更墮落到深淵裏去，那是我的罪惡了！……」她不願再想下去了，她想到了她自己，……她決定不再想下去了，因為她怕鉤起她自己的傳奇式的愛之煩惱！

第二天，秦公館裏忙亂了一天，爲了茉莉花的失蹤；那裏看見她的蹤影！第三天，第四天。以至秦小舫不願再提茉莉花的失蹤事件爲止。

金碧花，自從茉莉花失蹤之後，她愈益沉寂而靜默，她，她是從前在某巡撫家裏時過着伴讀的機會得着一點知識，她一向憧憬於傳奇上的才子佳人，後來，有某一次，讀着幾本新文化的書籍；從此，她愈感着煩悶；然而她所感的煩悶，不過是對秦小舫的厭惡加增而已，她以爲，所謂現代的愛

，不過是女子入學校讀書當「女學生」，而男子也是「學生」且穿着西服，滿口的「洋話」而已！

金碧花也許並沒有誤解現代的戀愛！也許她真是誤解了

。金碧花自以爲茉莉花的出亡是受了她的啓示；而實際上，她自己的生活，確乎受了茉莉花堅決地一走的震撼。

金碧花從此改變了她的生活。

金碧花，是秦公館中最嫵媚最幽靜的女性，終日讀書寫字，不喜撒穿豔麗的裝，她的臥室裏，滿桌滿地的書。她對於秦小舫，也不厭惡，也不歡愛，她並不如小白菜等渴望着生育，她以爲不生育正好，可以多讀點書。多寫點字。

然而，她，她並不是「書獃子」，她具有圓敏的交際手

腕，不如茉莉花的尖刻，惹人忌恨，她渾厚，她不欺詐，無論家人，親戚，朋友，鄰居，沒有人不稱讚着她的，她知道小白菜與茉莉花的外遇，她以為小白菜的戀愛太卑下了，談不上「愛」而茉莉花的戀愛，她雖有點欽羨，然而，不同意於茉莉花的愛人是體育家，她憧憬於傳奇式的油頭粉面的少年和楚霸王式的軍人。

那時，正是革命後三月，各地紛然蜂起着各種的民衆團體，如學聯會，農民協會，工會，婦女協會之類，這都是新興的機關，夾着皮包忙碌於國事盡力民衆利益的少年多於「過江之鯽」，「霍城」當然也不能例外。

霍城的婦女協會，是由新興勢力和紳士階級組織而成的，執行委員是吳師長的姨太太李育英，商會會長的三小姐柳

蕊珠，和領袖紳士秦小舫的三姨太太金碧花等。

金碧花被任爲婦女協會執行委員的時候，正是茉莉花出亡後的半個月，她這個委員位置，全是柳蕊珠的推荐，聘書送到秦公館，金碧花很高興地拿給秦小舫看。故意的問道：「你看我應該去不去？」

秦小舫打量了金碧花一下，答道：「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那兒男女混雜的。」秦小舫說這話時，茉莉花失蹤的事件，在他腦中晃了一晃。說後，望着金碧花。

金碧花鼻裏哼了一聲，答道：「去不去本來不要緊，可是你的話說得難聽，『什麼叫做「男女混雜？」』她說後，輕輕地睡了一下。

秦小舫想不到金碧花有這麼厲害，想起他平日的「老成

持重，」已放了一半心，於是和緩地道：「我不過是這麼說罷了，去不去由你。」

金碧花看準了風色，那裏肯示弱，俏皮地說道：「我本來是不願去的，這樣一來，我反而要去了，」她從秦小舫手裏將聘書奪了過來，不回頭的逕自走了。

這裏，秦小舫長嘆一聲，躺下去仍抽他的烟，和杏子說道：「世道如此，我也管不了許多了，像二姨……那樣……：唉，……我總希望你不要學他們……」他傷感的將手帕拭着眼淚。

杏子當時確受了他的感動，點了一點頭。

金碧花對於秦小舫的一番話，餘怒未息，回到房裏，氣得將桌上的書推了滿地，鼻中不住地「哼！……哼！……哼！」

着，婢女阿華看見她從來沒有發過這大的脾氣，端着一杯茶在旁一站發抖。

「呵，你在家嗎，正好！」忽然柳蕊珠嘻笑的走了進來。

柳蕊珠這次的到秦公館來。是專來敦促金碧花去擔任婦女協會的執行委員的。

金碧花看見柳蕊珠走進來，歛怒笑迎着道：「柳小姐，今天甚麼風吹來的？」

柳蕊珠笑道：「東南西北的風都有」，說着低頭檢視了一下自己的高跟鞋與絲襪，接着，抬了一抬眼睛，正色說道：「婦女協會的聘書收到了麼？」

「收到了，我那裏敢當呢！」金碧花謙遜地說。

『不要客氣，你這樣的文才到那兒去尋找？我今天來是專爲勸駕的，』她說後，望着金碧花，靜待回答。

『實在，我何常有這種才能，去跟着你學學也好，』金碧花答着，微露着俏皮的金牙齒，拍着柳蕊珠的肩膀。

『那麼，後天請你上午九時去宣誓就職。』柳蕊珠站了起來，『我去了，少陪了。』

金碧花送了柳蕊珠出去之後，她隨即出門，走到衣莊上，定製了幾套時裝，還買了一個皮包，一副眼鏡和西式的女草帽，她立刻變成了一個職業的婦女了。

在她預備去宣誓就職的那天早晨，她打扮停當，走到秦小舫房裏去，對着秦小舫說道：『你看我這種裝束好嗎？』秦小舫正在抽煙，煙霧迷濃中，他一時不能辨別是誰，

她揉了一揉眼睛，才看清是金碧花，詫異地道：『呵……你……我快要不認識了！』秦小舫苦笑着，望着杏子。

金碧花看見這副神氣，倒反而不自安了起來，不耐煩地說道：『我去了，那兒九點鐘開會呢！』

秦小舫放下烟槍，慢騰騰地止住金碧花道：『急什麼，你停一會，替我決定一件事。』

『什麼事？』金碧花問。

『都是你弄出來的花樣，現在，杏子也要上學校了。』秦小舫慨然地說。

金碧花轉頭去向杏子問道：『你要上學嗎，四姨？』

『我想認識幾個字，』杏子坦然地答。

『很好！我明天送你上第三女子中學校的婦女補習班去

，好麼；」金碧花說。

「好呀！」杏子興奮地答。

秦小舫溜視着她倆，說道：「你們都去了，我呢？」

「偏勞大姨多伏侍你一點罷，」杏子說。

秦小舫默然無語。

從此，秦公館裏頓時活動了起來，金碧花加上了一個委員的頭銜，忙得連飯都沒時間在家裏吃，而杏子狠熱心的求學，她欽羨於金碧花的榮譽，因此，她努力的求學，成績異常的優良。

茉莉花消息，還是杳然……

而金碧花從此成了霍城的中心女性。

桃
枝
在
花
瓶
裏



「就是這一杯，下不爲例！」吳師長再舉起酒杯勸過。

第八章 桃枝在花瓶裏

金碧花在婦女協會裏，具着絕大的潛勢力。其餘的候補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等，都不過是按時列席會議而已！

金碧花的地位之所以重要，全因為吳師長的賞識之故。金碧花不但忙於公務，私人的應酬比公務還要忙。就說吳師長罷，一星期中，至少也要請金碧花吃兩次飯。

有一次，在××民衆大會裏，吳師長及金碧花李育英等，都站在主席台上，胸前佩着紅綾製的徽章，微風吹得儘飄揚，似乎表示主席台上之人物的得意，而吳師長剛坐在金碧花的右邊，那時雖是初秋，天氣還有點微熱。吳師長演說之

後，在熱烈的鼓掌聲中，謙和地一鞠躬的坐了下來，接着金碧花的演說，金碧花雖然是極度豁達的女性，但對於數萬人的民衆大會的演說，還不曾經歷過。

金碧花站在演說台邊，斜眼一看台下「萬頭攢動」的羣衆，已經着了慌，她極力地掙出一句：「諸君，今天是××紀念日……」！她接不下去了，慌急得滿頭是汗，吳師長在她身後，自動的輕輕地教她學着一句一句地講，金碧花這纔得敷衍下台去。

她退回座位之後，慌急地找手帕拭額上的汗，一時找不着，知趣的吳師長，立刻掏出一塊手帕給她，說道：「這兒有」。

金碧花光溜溜的眼睛深深地望了吳師長一眼，接着手帕

，道：『謝謝』！

『……』

『……』

他倆無言地互望了許久，終於是金碧花紅着臉低下頭去。

吳師長勝利地微笑着走開了去。

從此，金碧花的來往信件頻繁，許多信件之中，吳師長的信也佔了一大部份。

有一次，在吳師長的家裏，那天是李育英的生日，許多人都來道賀。酒闌人散，吳師長特邀他的姨太太李育英和金碧花到後面書室去再敘一會。

吳師長特命僕人到廚房裏去要了四樣精緻的小菜和兩瓶

白蘭地酒。

『喝一杯罷，金委員！今天是你的好朋友生日！』吳師長將三人的酒杯都斟滿了，勸着她倆喝酒。

這時，金碧花已有半醉了，她推辭道：『謝謝吳師長！我已經醉了，再也不能喝了！』

『就是這一杯，下不爲例！』吳師長再舉起酒杯勸她，金碧花不得已，勉強的喝下了。

白蘭地是性最強烈的酒，她喝了下去，覺得支持不住，倚靠在並坐的李育英身上，說道：『我醉了，我要回去。』

李育英對着吳師長做着鬼臉。

吳師長偷偷地坐在李育英的身後，李育英乃緩緩地讓着，金碧花在沉醉中，已睡在吳師長的懷裏了。

李育英忍笑站了起來，對吳師長說道：『現在是做到了，答應我的呢？……』

吳師長揮着手道：『你去罷，準定明天給你就是了。』

李育英乃帶上房門，走了出去。

這裏，吳師長細細地端詳着金碧花，她真豔麗極了！她本來是絕色的女人，現時酒後的緋紅的面龐，豐滿的曲線，酒後的急促的呼吸，愈顯得她蓬勃的青春。

吳師長于是用着與敵人血戰的勇氣，輕輕地在金碧花的嘴上吻了一下，他的鬚鬚，刺激得她微微地睜開了一線眼睛，那時，她真想掙扎了起來，但是她無力，她愛英雄的傳奇式的思想，使她屈服於吳師長的熱力之下。

她一任吳師長的擺佈。

第二天，吳師長送了李育英一個三千元的銀行存摺，而金碧花簡直不常回家了。

政局和天氣一樣容易變化，霍成居民忽然一天天的恐怖起來；因為某種勢力想將吳師長地盤取而代之，吳師長也顯得異常忙碌，他指揮軍隊佈防，他出佈告安民。他運現金往上海，他真忙極了，

到了有一天，吳師長不忙了，他閒情逸致的請金碧花上他公館裏去吃飯。信上寫的是：

「僕方自前線回省。戰事即將告一段落，茲因黨政事務停頓多時，亟待整理。希駕臨敝宅一談，不勝盼禱之至！此致

金委員碧花

吳大標啓

『這信送到秦公館時，秦小舫正在和家人商議逃難的方
法，他將這信看了一看，說道：『時局不靖，外面的事你也
可以不管了，我看你今天不必去罷』——

『吳師長能回省來，一定是前線勝利了，我要去一趟』
。金碧花看信後，說着站了起來。

小白菜和杏子望着她去，默然不聲。

金碧花走到吳師長公館裏，看見李育英正在檢行李，她
問道：『他（她早已不稱師長了）呢？』

『他就回來，你先送我上輪船去罷』。李育英說。

『你上那兒去？』金碧花問。

『我到上海去一趟。一星期就回來』李育英答。

金碧花和李育英走上輪船去，船上滿了吳師長的衛隊。

她懷疑着，她隨着李育英走進艙裏，忽然看見吳師長也在那兒。她詫異道：「你……，叫我來作甚麼？」

李育英一笑的走開了。

落花流水



隨即將一個裹有自己名字和鑽石的戒指套在金碧花的手指上，金碧花並不拒絕。

第九章 落花流水

金碧花再追問着吳師長道：「你叫我來，有什麼事商量？」

吳師長招手道：「你跟我到艙裏來，我告訴你。」

金碧花隨着他走進艙房裏去，吳師長隨即將門鎖上了，笑道：「請你來，不是爲別的，請你同我到上海去。」

金碧花急得跳了起來說：「這怎麼可以，你欺騙我。」她推開吳師長，要走出去。

吳師長攔門站着，笑道：「來得去不得。」

金碧花罵道：「什麼話，你欺人太甚了！」她再推着吳

師長『我無論如何不同意！』

吳師長看見強硬手段失敗了，走過去，按捺着金碧花坐在椅上，陪笑道：『我今天不離開霍城就沒有性命了！你不跟我去，我就死在霍城。』

金碧花扭轉頭去，不理他。『呸』了一聲。

吳師長看見她沒有想走的樣子，心中安了一半，再慢慢推着她的手道：『我們以前的感情都沒有了麼？唉，……：一個人倒了霉就不行了！』

金碧花擺脫他的手，腰肢扭了一扭，說道：『什麼感情不感情，我不懂；我跟着你去算怎麼一回事？』

吳師長知道金碧花提出條件來了，低聲地說道：『你是知道我的爲人的，我是會虧你的嗎？』

「我不知道。」金碧花說：眼睛仍不望着吳師長。

吳師長知道條件非具體一點不可的了，說道：「你和育英是好朋友，我待你和育英一樣好麼？」

「我怎能和育英一樣？」金碧花低着頭答。

「你知道我是沒有實在的太太的，那個在鄉下的太太，不過是一個名義，我可發誓，待你和育英一樣。」吳師長說着，隨即將一個鑲有自己名字和鑽石的戒指套在金碧花的手指上，金碧花並不拒絕。

實際上，輪船是早已離埠了，金碧花完全知道。

吳師長離霍城的第二天，秦小舫望着金碧花不回來，他雖然是「糊塗老朽」，也已猜着了一大半，兼之那時霍城的局面自吳師長走後，新興勢力又尙未到達，十分的混亂，秦

小舫也只得匆匆忙忙的帶着小白菜和杏子到了漢口，在漢口住了三個月，那兒時局也不安定，又遷居到上海。

秦小舫到上海時，吳師長已榮任新職，帶着李育英和金碧花北上了。

秦小舫在上海，生活完全和在霍城一樣，陪着女人和抽煙。而小白菜和杏子因為初到上海，反而感着不舒適，因為她倆不知道如何去享樂。而秦小舫因吸煙的便利，他也不願回霍城去。

享樂之事，是比科學容易入門的，不久之後，小白菜和杏子都已習慣了上海的生活，不但不厭惡，而且迷戀着上海。

有一天，小白菜面色慘白的走了回來。

她們的生活



她們的生活。

第十章 她們的生活

那是正午，杏子剛梳洗完畢。坐在粧台前用「蔻丹」修指甲，看見小白菜面色慘白的走了回來，杏子驚問道：「大姨，什麼事弄得這種樣子？」

小白菜長嘆了一聲，坐在沙發上說道：「該死！該死！……我自己該死！」一面說，一面自擗着胸部。

杏子追問道：「大姨！什麼事，說呀！」

「唉，就只你能幫我的忙」，小白菜可憐地望着杏子，杏子急了，推着小白菜道：「說呀！有什麼事要我幫忙？」

「唉……唉……！我自己見鬼，昨夜跑到××總會去賭

牌九，起初贏了一點，後來風色越弄越不對了，帶去的八百元輸去了不算，還輸了一張三千元的莊票！這還可以瞞過去，到後來，連手上的一只鑽戒都輸掉了！等會老頭子看見沒有鑽戒，如何說法？……我想，只有你有兩只鑽戒，那三只姨留下來，老頭子給你的那只借我一用，就可以混過去了，那只鑽戒和我輸掉的是一票的貨色，老頭子決不疑心的。」

小白菜滔滔的敘說了一遍。

「好。你拿去罷！」，杏子從粧台裏隨手拿出來交給小白菜，說：「大姨，那種地方我勸你還是少去的好。實在，坐在家裏也悶人，所以我想上學去。」

小白菜順和着說道：「四姨，你年輕，正好上學去解解悶，我是老了，只好看着你們上進。」她借題發揮的哭了起

來。

杏子安慰着她出去了。

杏子再站在粧台前修了一會指甲，那時正是深秋，她披
着紫色的浴衣，腳上穿着絨絨的拖鞋，一個婢女在一旁用火
酒燈燒着火鉗，一個年青的娘姨在替她燙頭髮，她用象牙色
的長圓鏡子前後左右的照着，糾正頭髮的姿態。

杏子的體美，好像是爲了現代的服裝而生長的似的，她
具有一切都合乎現代青年所需用的美，她穿着高貴的服裝，
坐在八只汽缸的汽車裏，飛馳于工人血汗所鋪平的大道上，
愈顯着「世紀末」的愁風。

杏子她又具有貴婦們所有的知識與技能，她會操簡單的
英語，會又麻雀，打撲克，打牌九，會抽「三五牌」香煙，

會斜着黑而圓的眼睛，一瞥一瞥的看人，她又會將整疊的鈔票從皮夾裏用去，她會瑣瑣碎碎地罵僕人；她會說俏皮話，她會……她具有一切貴婦們所有的知識與技能。

而小白菜呢，她到上海以後，對馬二生了鄙薄之心，她某次慫恿着秦小舫將馬二辭歇了。她鄙薄馬二的原因，是欣賞着舊劇舞台上的小生和非藝術的電影中的武俠明星，她自恨不能和杏子一樣的立刻變爲「現代化」，時代限制了她，她那半大的小脚，無論如何的改變不過來。

小白菜所以沉淪于賭博，也是因爲她需要的金錢量太大了！她需要多量金錢，亦自有故。

兩

棲



兩 樓

第十一章 兩樓

小白菜的所以需要巨量的金錢，因為她負擔着一個家庭和另外兩個男子的生活，她的負擔並不輕於秦公館的開銷；所以她向秦小舫所取的並不少的金錢，供給不了多人的生活，她只得向生活線突圍求生的一法，——賭博。

但她的賭博是失敗了，雖然有時候也贏過許多的錢。

她的家庭很簡單，是一個向人租賃的前樓，她一個舊劇院的伶人每日在那兒聚首三四小時，另外的時候，她要和兩個武俠明星在不同的時候內在旅館裏麻醉兩小時；她又要在家裏替秦小舫燒煙，深夜二小時以後，她準回秦公館去睡

覺。

小白菜如同一個大家庭的主婦，不，她比主婦的事情還要忙，還要負金錢的責任，她十分的狼狽！

她的深凹的眼睛，現在更凹进去了，她的肉體雖更弛緩，但她的精神很旺盛，她不離口的抽煙，一枝又一枝地。

杏子呢，她入了附近於玩跑馬的地點的一個學校，那兒底學生的生活，似乎和杏子的生活很調和，但杏子並不十分滿意於那個學校，因為她讀過「挪拉」，挪拉的生活是擺脫金錢的牢籠的；然而她的感覺雖然如是，但她無力分辨兩種生活的分水嶺。

在一個春風沉醉的晚上，她去探望級友黃碧霞，黃女士是具有「名媛」和「高材生」的兩重頭銜的，杏子在學校裏

和黃女士最稱密切。

那晚上，杏子換了輕便的服裝，乘着「小奧斯汀」汽車，到了黃碧霞的寓所。黃女士雖是學生，而起居服用，完全是獨立的一個家庭的形式。

她有數不盡的男友和女友，她過着最奢華高貴的生活，她願意永遠地保留她的「女學生」的頭銜，如此，她纔可以享用「名媛」和「高材生」的榮譽，一切都享受不盡！

黃碧霞極歡迎杏子的探問，她正從浴間裏出來，披着一件輕紗，玲瓏剔透的肉體，在紅紗燈下，隱約的顯露着。

她斜倚在枕上，笑迎杏子的探問，「杏，我極歡迎你來」

杏子看見這種情形，自愧于不及黃碧霞的生活之高貴富

麗，答道：『我早想來看你。』

『杏哪！我真累極了！』黃碧霞仰躺着笑向杏子說。

『你太用功了！』杏子說：

『功課倒還可以對付，只是朋友的來往太多了，累死人！』黃碧霞隨手拿起兩枝煙，自吸着，又遞一枝給杏子。

黃碧霞噴了一口煙，問道：『你今夜可以和我出去玩一會？』

杏子沉吟了一下，答道：『我沒有預備出去的，沒有換衣服呢。』

黃碧霞打量了杏子一下，拍着她的肩頭道：『這樣還不可以麼？已經夠漂亮了。』

杏子扭了一扭頸子，俏皮地答道：『你和我開玩笑，我

不去了！」

「不要客氣，時候不早了，我們去罷！」黃碧霞笑挽着杏子同倚在枕上。

黃碧霞似乎親切地附着杏子的耳朵說道：「你願意上那兒去玩？」

杏子答道：「我沒有成見，聽你的便。」

「那末，上大滬跳舞去好不好？」黃碧霞說。

「好罷！不過我是不會跳舞的。」杏子早已憧憬着舞場，總沒有機會去。一則，怕自己不會跳舞，再則，秦小舫是深惡痛絕於跳舞場的，她還認秦小舫爲她生活的要素，她不願意違反他的意旨。現在，抑壓不住的好奇心，使他不顧一切的同着黃碧霞到跳舞場去。

黃碧霞叫杏子等她一等，她於是走入更衣室去，換上了跳舞的高跟鞋，敞胸的舞衣，耀眼的鑽戒，走出更衣室來。杏子一看，猛的一驚，她覺得站在她面前的，完全不是平時在校時的黃碧霞，使豪華的杏子，自嘆弗如。

她倆坐入了嶄新的汽車，黃碧霞命令汽車夫向大滬舞場駛去。

在汽車裏，杏子問黃碧霞道：『跳舞有祕訣沒有？』

黃碧霞沉吟了一下，答道：『有是有的，可是很難說，如同作文章一樣，各有各的章法；但是，有一點你須知道的，是：第一，腰肢要軟，軟至無可再軟，那就一切都成功了。譬如一個男子伴着你跳舞，他的一隻手攪着你的腰，你那時，要顯着迷醉的狀態，腰肢微微地躺在他的手臂上，如此

，你就成功了！你比我好，真的，……」黃碧霞說到這裏，汽車已駛抵大滬跳舞場的門首，她倆下車走了進去。

黃碧霞在大滬跳舞場裏是熟客，她倆坐了下來，僕歐過來問道：「來點啥末事？」

黃碧霞柔媚而驕傲地向四周望了一望，坐了下來，對僕歐說道：「來兩瓶「可口可樂」，兩杯咖啡。」

僕歐答應着去了。

杏子正向四方張望着，台上的非列賓音樂，使她的心弦緊張而震蕩，忽然有個青年走了過去，招呼着黃碧霞道：「密斯黃，今天來得這樣早？」

黃碧霞笑領着，看了一看臂上的白金手錶，答道：「也不早了，今天密斯特李和誰回來？」

『一個人來。』青年大學生李不同答應着。

『請坐罷！』黃碧霞說：

李不同坐了下來，轉問杏子道：『請問這位密斯貴姓？』黃碧霞代杏子答道：『我也忘記介紹了，這位是我的同學密斯秦。』

場內的電燈變了顏色，青年李不同站了起來，對杏子說道：『密斯秦，能允許我和你跳一次舞？』

杏子正答不出話來，黃碧霞插嘴道：『很好！你倆去跳一次，我再來；不過，請密斯特李吃力一點，密斯秦是初學跳舞的。』

於是青年李不同伸着手過去，杏子望了一望黃碧霞，黃碧霞裝做沒有看見，杏子乃讓李不同挽着走入場去。

狂
舞
之
夜



李不同緩緩地教着杏子跳了一次「交際舞」。

第十二章 狂舞之夜

杏子和李不同走入場去，在琤琮的樂聲中，任李不同拉扯着，一同舞起來；杏子的不會跳舞，李不同何常看不出來，而他是願意和這種初踏入都市的婦女交際的。他有他的「人生哲學」在。

李不同緩緩地教着杏子跳了一次「交際舞」，她雖然自覺着有點惶張，然而受青年人的摟抱，在杏子還是初次；而且跳舞的趣味，她是覺得比任何娛樂都痛快些。

杏子和李不同回到座位之後，不一會，樂聲又起了，於是黃碧霞和李不同挽着去跳舞了，杏子看在眼裏，微微的有

點妬意。

在第三次，杏子乃自動地邀李不同同舞，這一次，杏子覺得沒有第一次的惶張了，她記着黃碧霞的話，腰肢軟軟地微躺在李不同的臂上。她樂極了，一切都使她迷醉，她可驕傲於諸舞客，李不同正是身強力壯的青年，四肢的交錯，胸部的磨擦，……

在舞的當中，李不同忽然將她的腰攬得更緊了，輕輕地說道：『密斯秦！你真可愛！舞跳得真好！』

杏子羞得低下頭去，剛巧偎倚在李不同的胸前，輕得等於沒有聲音地答道：『密斯特李！過獎了！我不會跳舞呢！』

「不是我過譽你，你美極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這可

愛的……」李不同向她更進一步的進攻。

「哈……哈……」杏子更笑得抬不起頭來，和李不同接抱得更緊了！

這時，黃碧霞的四周，已圍滿了男友和女友，正給了杏子和李不同的蜜談機會。

到了清晨三時，舞場中的舞客已不多了，黃碧霞不知在何時走了，這兒杏子和李不同，已舞了數十次，喝了三瓶「威士忌」，杏子這時，已眼花撩亂，簡直倒在李不同的懷裏了。

在四時左右，杏子由李不同抱入汽車，駛抵靜安寺路的一家大飯店。

從此，杏子推翻了以前鄙薄茉莉花，金碧花等的心理，

她願意不顧一切的和李不同度着狂歡的青春。

但是她沒有茉莉花金碧花等的幸運，她第一次隔夜的回家，就引起了秦小舫的嚴重的反感，他極力的盤問杏子在那兒過夜？他不相信杏子所說的在同學家裏打牌，他搥床的大罵道：『現在真是人心大變！你已變了！你們真是和狗一樣的東西！』

『狗！誰是狗？你才是狗！你才是死狗呢！』杏子氣極了！大罵了起來！

秦小舫回顧着小白菜，希望小白菜幫他的腔，但是小白菜卻默默地站在一旁不響。

秦小舫登時氣餒了，眼望着杏子氣沖沖地走了出去，

『唉！我不如早死了的好！這種的世界！這種的人！』

秦小舫長嘆了一聲。

小白菜鼻中哼了一下，道：『老爺，你太多心了，誰有什麼事呢？有外務的早已走了。』

秦小舫想一想，也不錯。



在
一
八
一
號



小白菜和杏子都聚精會神地看著輪盤圖形
縮板。

第十三章 在一八一號

自從杏子慷慨地將鑽戒借給小白菜之後，小白菜感激她的「推誠相待」，將以前的妬意完全消除了。現在杏子的行動，她是澈底的明瞭，當那秦小舫發脾氣的時候，她也本想「順水推船」的軋杏子一下，然而，手指上的鑽戒在她眼前晃了一晃，她當「上意識」和「下意識」交戰之中，她決定和杏子站在同一的戰線上。

杏子和李不同相識的一星期後，她已和李不同同居了，而秦小舫一方面是限制杏子的用錢，通知銀行，非親筆簽字不能付款，這樣一來，杏子的經濟也和小白菜一樣的陷入了

困境。

有一天，小白菜邀她上「一八一號」去玩，她問是「什麼所在」？

小白菜道：「你莫管，你去，就知道了。」

是深夜十一時，她倆到了一八一號。

杏子覺得這個夜生活，又和舞場不同，那兒樓上下都擠滿了人，樓下擠滿了窮苦階級的人們，他們有銀洋角子的紛擲中，面部緊張地叫露着，企望着，推擠着。

小白菜道：「這兒不是我們玩的地方，上樓去罷。」她指着燈光輝煌的樓上，

那兒都是闊綽的男女，男的吸着「亨白」雪茄；女的吸着「茄力克」香煙，面前推滿了各色的「籌碼」，都支頤的

坐着，有時低聲互相耳語。

小白菜和杏子檢着空位坐了下來，茶房因曾受了小白菜的豐厚的賞賜之故，殷勤的招待着，陪笑地說道：『太太，

「小十二」是熱門呢！』

小白菜用着長形金煙嘴吸煙，驕貴地頷着。

輪盤中開出了三十二號，場中哄動地談笑，有嘻笑，有談論，有嘆息，有頓足。

壁隔的那個戴狼長的珠耳環的女人贏了，莊家報道：『三百五十門』隨即將一大堆大小的圓餅似的「籌碼」送了過來，那女人得意地瞥了小白菜和杏子一眼。

小白菜和杏子都聚精會神地看着輪盤圖形縮板，小白菜有把握地在十八號上下了注，而珠子却落在二十號上，小白

菜嘆了一口氣道：「我以爲十八號的「孤丁」是十拿九穩的呢！牠却跳過去了！」

杏子也自動地下了一注，不意竟中了七個「孤丁」贏了一大堆的錢。她欣喜得什麼似的，而小白菜却輸得很多很多

杏子續續地贏，贏了一千多塊錢，她送了一部份給小白菜，自此以後，她倆都沉淪於那兒！都一天天的狼狽了下去

杏子的愛李不同，她雖然沒有變常態，而李不同却因爲杏子不能供他的需要，却早已冷冷的了，常常一二年不到同居的所在去，杏子的悔恨，是比老陳的小白菜更感覺難受的

而秦小舫，因小白菜和杏子不常回家之故，他在難堪的寂寞裏，又和肉體已成熟的彩鳳極度地密切的了。

有一次秦小舫，叫了小白菜和杏子過去。

迷樓的建造



從此，上海建造了一個驚人的迷樓。

第十四章 迷樓的建造

小白菜正和杏子論昨夜的賭局，談得正起勁，忽然，彩鳳得意地走了來，說道：『老爺請兩位姨太太過去有話講。』

杏子問道：『什麼？』

彩鳳將眼睛翻一翻，頸子扭了一扭，答道：『什麼事？我也不知道，你倆去就知道了。』說後，扭捏地走了。

杏子氣得頓足道：『鬼東西！她已長心眼了，這個丫頭』

小白菜站起來道：『不管她，我們去就知道了。』

她倆走到秦小舫房裏，秦小舫正默默地躺在在床上。看見她倆進來，緩緩地說道：『你倆坐下來，我有話和你們說』。

她倆摸不着頭腦的坐在一旁。

秦小舫道：『我今天叫你倆來，不是爲別的，是和你倆談一個長久之計，我又老又殘廢，處處需人服侍，而你倆的外務又這麼多，這一年來，我如同守孤廟的野僧一般，你們倒快樂我實在太苦了！現在，我以爲，長此以往，終非了局，我決定這種的辦法，每人給五千兩銀子，任憑自由，好來好去。』說後，隨後在枕底拿出兩個銀行存摺來，叫彩鳳每人送給一個。

杏子聽見這段話，恐慌了起來，想說什麼話，眼望望小

白菜，小白菜又眼望望杏子，說道：『好罷，依你的話；不過沒有這麼便當，五千兩打發一個人出門？』

杏子也應着道：『是呀，五千兩就算了嗎？』

『你倆要多少呢？』秦小舫有點忿然。

『我們能夠說多少呢！憑你們的良心罷！』小白菜俏皮地望了一望彩鳳，彩鳳趕緊將頭低下去了！

秦小舫想了一想說道：『好罷，大家好來好去，再每人給二千兩好不好？』

小白菜望了一望杏子，說道：『你怎麼說呢？』

杏子道：『算了罷！』

『算了罷！』小白菜說，又狠狠地望了彩鳳一眼。

秦小舫再簽四千兩的支票，簽好，交給她倆。

杏子接到手裏，說道：『好！再會。』

小白菜道：『慢慢，我們的賣身契呢？』

杏子也應聲道：『當真的，我們的賣身契呢？』

秦小舫又交還了她們，她倆頭也不回的走出去了。

她倆走回房裏，杏子垂頭喪氣的坐了下來，嘆氣道：『

我們上那兒去呢？』

小白菜冷笑道：『正好！正好，這樣正好，我們可以去

享我們的福。』

杏子沒有會意，問道：『福嗎，吃苦呵！』

『我有我的生活之路，我們去做我們可以做的生意』小

白菜走過來，附着杏子的耳朵說了一大篇話。

從此，上海建造了一個驚人的迷樓。

迷樓，是各色人的樂園。
迷樓。是超乎一切社會組織的組織。

迷樓巡禮



每次金碧花放工回來，都遙望得見。

第十五章 迷樓巡禮

迷樓建造在上海某條幽靜馬路之底，費了小白菜杏子一個多月的經營，那兒是一所頗大的洋房，掩映在槐影和柳陰裏，那兒有紅紗燈的照耀，媚人的歌聲，濃酒的刺激，肉的顫動，……

那兒有數十個房間，每間的陳設都不雷同。種種應陶醉需要的設備，項項齊全。

那兒有享用不盡的青春，在迷人之夜或在軟洋洋的晨間；也可聽你的便，在任何的時間。

在迷樓裏，當然小白菜和杏子是主人，小白菜主內，而

杏子主外，分配職務而發揮其所長。

如此，那兒往來的，有數不盡的李不同，和數不盡的小白菜所需要的人們，

她倆日夜忙於迎送，反而荒廢了個人的享用，她倆以兵法「部勒」許多許多的女人；所以，迷樓裏來往的人雖多，而秩序井然，自然，各有各的心眼，而在各各的心眼之中，莫不如在鞋店一樣，都各各滿其需要而去。

都市裏雖然物質發達，但免不了酷熱的夏與冰冷的冬，而迷樓中卻四時皆春，在每個游客的眼中都是如此感覺。

迷樓建造之後三年，裴奮飛在四川，死於巷戰，茉莉花在兵亂中隨着一批難民由重慶到了上海，她傷感愛人的慘死，個人身世的淒涼，她一個人流寓在一個小旅店裏。

在某一個深夜，她聽見隔壁那一個出賣靈魂的女人房間裏，有談話的聲音：

『喂，開門，阿妹！』

『噢！你怎麼格種晨光來了？』

『那個西康委員來了呢，他等了許久了』

茉莉花聽見好像杏子的聲音，她從壁縫裏張望過去，果然是的，她跑了出去，叫道：『四姨！四姨！』

杏子猛回頭一看，嚇了一跳，驚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久之之後，叫道：『呵！……呵……二姨……你！』她緊握着茉莉花的手。

杏子告訴了她和小白菜的近況，於是茉莉花被杏子邀請加入于迷樓的生活。

迷樓建造之後又五年，金碧花和吳師長脫離了同居的關係，這個原因也並非偶然的，因為吳師長和柳蕊珠的結合，係有某種的「婚姻政策」，自從金碧花入門以後，愛的偏枯，給柳蕊珠以難堪！她深悔以前的孟浪；後來，到了萬無可忍的地步，她如國聯會章的十六條一樣，對吳師長加以制裁，而金碧花則不能不走了：

所以，金碧花和吳師長的關係，是以柳蕊珠始，以柳蕊珠終。

於是金碧花亦到了上海，她投入某大紗廠作工，她服裝樸素到人們想不到她曾經度過奢華的生活，她已是女工的領袖。

迷樓裏的燈仍是澈夜的輝映，仍是來往着數不盡的肉體

• 每次金碧塔放工回來，都遙望得見。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版出月八年三三九一

樓 迷

角三價定册一

山 樂 周 者 作

局書民新海上 者版出

路馬四海上
局書益廣 處售寄

坊書大各國全

22
12
772-2222

